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疑八

唐釋道宣撰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利益事第十七

武皇辛國學問僧道能生佛事第十八

道士李仲卿著論毀佛琳法師抗辯第十九

太宗勑道先佛後僧寺上表請校勘第二十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二十一

辛中舍著齊物論淨琳二師抗釋第二十二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

二十三

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敘佛道先後第

二十四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開化今焚除第

二十五

太宗詔奘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

覆事第二十六

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對事第

十七

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思繙服旣見國家別敬弥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捐國破家子成未聞益壯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華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裏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浩浩飄淪慾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獻榮華而入道

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露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

疑八

衡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傳氏所奏在司既不施行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力于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諫佛理曲陳邪正皆是

二

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所以現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蓮華捧足住則百寶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儀若朝儀八部万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

疑八

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王也豈與襄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言也文有三十

朱

奕之所廢豈得引廢成興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出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小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

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儲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遂寢得使釋門重敞琳有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爲之序胤光價之顧又重由來琳

姓陳氏潁川太丘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爲縣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視聽以槐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有阻素風不勝其妾親事觀閱史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二說糺紛名實乖競故西窮砂

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宗乃尹喜之宅延老君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西尹村尹長樂者村中魁岸即尹令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昌言我祖結草爲樓於觀望故曰樓觀本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

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不往流砂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紀徵任彼黃巾高仰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德宏旨豈有然乎莫不後生存利非老厥宗琳慨其謬妄方欲討其根源若非共住久處無由得成探躋則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爲述

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荆楚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蘊括情抱秦川道學麟角罕逢自餘章句梗概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黃庭黃書之秘天文步剛之術服氣練尸飛丹渡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竒方畢吐琳本

癸

四

朱

期既暢窮力搜求乃見乾竺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目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乃返迹舊徒如常綜業及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鄉進喜躡駭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退琳遂依而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達師

背教妄作罔冒凡聖及太宗覽論試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一無所問移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傍求斯即季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

同代相侮逝後惜之自餘玼瑣未足言議其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但叙其風素耳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十八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煥所珍道俗敦敬衆所樂推以爲導首于時五

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光敷帝德既最末陳

疑八

五

朱

唱冠徹前通乃命宗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止皇儲以下爰逮羣僚各下席互跪竚聆清辯乘前開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

先問道云先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道者爲更無大於道者答曰天上天下惟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亦更無法於道者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至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答曰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不別有法能法於道者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是道道亦

得自然自然法道不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
不法道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
道即法自然自然不即道答曰道法是自然
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難曰道法是自然
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既法於天天應即是地
法然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

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應即是地於是仲卿
在座周憇神府抽解無地忸怩無答當時榮
貴昌言道士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
高張可謂躡響風飛應機河寫于時天子迴
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皇儲懿戚左右
重臣並同歎重黃巾之黨結舌無報博士祭

酒張喉愕視束體棘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
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
云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
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
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道又
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釋菩提

疑八

六

朱

晉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
可知乘略答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
隣洲聃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
去二十許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
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平勾虛驗實足可知
也仲卿向敘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燁
勃洞虛之中輝暉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
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
之季始有聃名漢景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
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
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
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
天地生道旣莫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
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
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云
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者爲若此矣
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論評豈

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
別號天師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
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烏
有之說王京本士是之談言畢下座乘余時
獨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
謂一席之揚扇足爲万代之舟航可尚可師

疑八

七

朱

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
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氏彭城人也
有陳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
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煥
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
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
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
高朗貌體時事不在思量鋪詞摛藻俊逸終
古自寓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
楚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學涌於
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
架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躬衡而對
乘達

雄伯電舌而卷羣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煥
帝初在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互顯英雄
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雄邑召往東都厚
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旦未遼海襄平
無不預從戎麾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
定內獲舍利擬瘞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
粵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闈及
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擁素風皇
泰初元弥崇敬重內置道場最宵觀接開明
建始鄭重相仍齋講繼軫法輪不絕及武德
四年蕩定東夏入爲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
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
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
其貟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
即隋煬國師智顥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
聲追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
素交特隆恒准所以泰國福供並入勝光寺

勝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畫繪瓌奇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勇注若何傾名貌如摛錦能使智人傾心清耳鉚聆逸辯不覺晷度形疲自餘晷漠得聞寫述輕快莫知筌緒然爲人慈育以濟度爲心言問

疑八

八

朱

所流惟存贊悅不及其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年將八十終於勝光寺帝深悼惜賙贈榮顯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論以抗事第十九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佛法恒加訕謗與傅奕脣齒結構誅剪釋宗

造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斯論猶未筆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一表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布露惟遠穎川陳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寓爲之注解并序由來文多不載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第二十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僧中先有與黃巾論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神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

疑九

九

朱

鄉著十異九迷論喜著顯正論仍託傅氏上聞天聽孟春下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勅行下來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歎不以震方出帝氣浸廓清太宗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寧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法琳前

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遠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興變爲衆妙之先諸華之

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而賴無爲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内外

兼明攜諸宿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上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免侵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諱子君有諱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今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裳行

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委託老君之教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真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本宣 勅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路飲氣而旋智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彌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嚴策形心

疑入

十

朱

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鎗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中大哭云雅是魔賊撮而歛之以事達太上乃今還俗因周行講肆不染俗風貞觀初元

雅有事故下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今在僧前實攜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寶曰深知明詔不可轉也万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寶曰余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重身

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彎弓箭下可選地邪住須量處省事爲要言已卒寺春秋三十餘矣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二十一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頤斯

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近開遠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

疑八

十一

朱

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稱第兩字辭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旣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今日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昂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以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有國子祭酒孔穎達者心在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教無諍法師何以構斯諍淨啓今日如來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余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

無諍也于時皇儲諸祭酒曰君旣謙說真爲道黨淨日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躍今日不圖法樂以至於斯淨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上目矚斯神銳也尋下今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爲普光

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淨本趙郡房氏即隋國子博士微遠之猶子也家代儒宗流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車朗文雄機論標放乘時構采少出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傳於大小乘探蹟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優柔教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讎校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爲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群髦重其慧悟服其品藻迷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宋以下逮于皇運編爲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俱

是八

十二

朱

舍毗曇大莊嚴咸爲著疏合三十一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續疏今成誦之注經集論不能委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僚友預聽法筵日下當時以爲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駕所以吹鑿易發

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凡談寫敘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嘗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因當捨著遂召五衆一切都捨夜覺有間曉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爲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

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今淨悟之任時而已然其恕己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咎前人共代即目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太子中舍齊物論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

首第二十二

太子中舍辛諱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

玆十三未

環幽難勃以縱橫掞藻紛其駭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知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荅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

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問一則不得答殊此例旣昇彼並自役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万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爰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荅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待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彼斷常因果顯其中觀斯寔莊釋

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荅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鷁不可齊平九万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

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鳩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
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
分已定二鳥不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
待而飛化然則事象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
士倫惑罔息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

疑八

十四

朱

地猶昏羅穀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數
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徒是寄希能
探善敢進蕩蕪如或鑑然願詳金牒於是辛
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有遠問舍人者曾讀
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
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
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羣生各解之說
陳彼此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
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
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

佛陀之号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
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
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即於外有數無知
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
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臣岳喻尺
鷁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

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
智小年不及大年雖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
所逮也况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
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釋自然學
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研乘
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旣知而故問余亦

疑八

十五

朱

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
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彭
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
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虫無擇於飛化不存
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闡
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供範九疇承天

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疋聖
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跋鼈陵於駿驥欲觀
渤海更翫消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

求前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顓宰
輔之冠蓋王蒙謝尚人論之羽儀次則王謐
郗超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

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
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
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
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
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
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
方術以自媚因程器宇備兩素娥釋宗陰上
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謗訕
皇宗罪當罔上太宗聞之便下勅沙汰僧尼
兒減年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寺省
州縣官人日別鴻臚檢閱情狀見在衆僧宜
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
追徵未及即詣公庭輕生受對不懼性命乃
繫之縲絏下 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
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已毀我祖
祢謗讟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荅曰

疑八

十六

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
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績組耳李舍人
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
干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二

十三

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荅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廟義不爭長何者
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
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疎有功必賞賞罰
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
百姓恕己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吾師名佛

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出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三十餘列具狀。

奏聞 勅云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放七日令余念之試及刑期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惟祈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彰勇橫逸胷懷頓亡死畏立待追對須臾勑至云今赦期已滿即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毒疫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海陸斯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 勅詔

疑八

十七

朱

書侍御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聞觀音聖鑒陳形大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旣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且琳著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 勅徒干益部僧寺于時朝庭上下知英構扇御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陳俗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冲虛之迹斯闡玄風旣播無爲之教

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解醫方薄閑祝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狹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微在慮斯原不殄至教或虧請置

嚴科以懲姪侈有勅追入大理竟以狂狷
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怪其死晚

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後第二

十四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太宗文帝躬幸
弘福寺于時僧衆並出虞候遠闕 勅召大

德五人在寺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
存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淚乃手製願
文曰皇帝善薩戒弟子誓首和南十方諸佛
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
言大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
昏以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誓

豐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速
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躰地何所厝身歲
月不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在乎粉骨敬養
已絕方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
誠歸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并施
淨財以充檀捨用斯功德奉爲先靈願心悟

疑八

十八

朱

無爲神遷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
昇寶殿遊玩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嘗食
甘露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
願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
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師等應恨恨寺主道懿
奉對 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
國恩重安心行道 詔旨行下咸大歡喜豈
敢恨恨 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即大於佛
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並
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
今天下大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宇乃至本宅
先妣惟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
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
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
釋門居上可不平也僧等起謝帝曰坐此是
弟子意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狹若
爲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展行
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下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
事第二十五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
尊者行三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爲天子
欲爲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及國家檢田
今云道士通三皇者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令

疑八

十九

朱

諸有今式不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
具錄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
慧元問有此言不慧元答云此處三皇經並
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然爲之一字聲
有平去若平聲讀之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
此乃爲國於理不妨臣等以爲慧元所說不
乘勸善然聞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家
籍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云依讀三
皇經全與老子道德經義類不同並不可留
以惑於後勅旨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
道士通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于時
省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部廳

前于尚書試以火焚爇一時灰燼昔宋時鮑
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尚改三皇爲三洞
妄立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
覺今遇大唐聖帝體其僞妄故此焚除近如
大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
言改涅槃爲長樂經將欲入山巖中于時條
制不許出城門候見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
執送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
以狀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之所
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彼輒亦制
經寫于藏篋無人檢勘誰辯僞真且所造者
文義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未足觀採至
如南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之
文帝詔令樊法師翻老子爲梵文第二十六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
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
脂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道人說經
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文者必當信奉

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必道
越此從傳通不曉登即下勑今奘法師與諸
道士對共譯出于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
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
別參議詳覈道德奘乃句句披拂窮其義類
得其旨理方為譯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

梵

二十一

朱

中百等論以通玄極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大
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
窮勘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或
誦無得無待名聲雲誦寶聖俱靈奘曰諸先
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
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

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
陷淪向間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問莫
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
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
斯理定也晃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
義所以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今吐言命旨

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為本在文雖異
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
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
何不思奘曰佛教初開深經尚壅老談玄理
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
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經正論繁

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之道德文
只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
雜符圖蓋張葛之旨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
德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反至如
何晏王弼嚴道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韋處
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推

梵八

二十一

朱

涉俗理莫引佛言如何棄置舊蹤越律釋府
將非探躡過度失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無
言以對遂即染翰綴文厥初云道此乃人言
梵云末伽可以翻度道士等一時舉被曰道
翻末伽失於古譯古稱菩提此謂為道未聞
末伽以為道也奘曰今翻道德奉勑不輕

須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云覺末伽言道唐梵音義確余難乖豈得浪翻冒罔天聽道士成英曰佛陀言覺善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奘曰傳聞濫真良該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陀西天音唐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爲覺此則人法兩

異聲采全乖末伽爲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惟罔上當時乃取笑天下自此衆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胤闕而不出成英曰老經幽秘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爲翻度惠彼邊

我奘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序實驚人同巫覡之淫哇等禽獸之淺術將恐西關異國有愧鄉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曰彼土尚九十六家並狀形骸爲桎梏指神我爲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

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物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爲笑林奘告忠誠如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奘姓陳氏穎川人也後棄居于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岳

續承西梵學富誓欲博求以貞觀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于京邑夫子降禮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不爽前敬

疑八

二十一

朱

常以翻譯而爲命家今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廣文如彼自永徽嗣曆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軌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爲命族魏朝北有齊

緇黃而等駕由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隔闢何語極淄龜一亂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拒輪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混論辯韜隱顧斯陳迹不逸懷悼致黃巾被責緘默當時彼出論場唱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聞叙斯實錄事連宸極

故絕浮詞

集古今佛道論譜衡寶錄卷第三

疑八

心眩下或音縣
姜文反采薪比脂又
小鳥章也布如人油車轂有潤轂
雀下音也頭有潤轂之才
也文繆以轉處也
春菌下音也
具丑西下疾落不脂膩亦名
殯倫分音漬名潤轂曰也使車輪也二音
反反一角謂急也
也一音也
蕈也不音也
茵上音也
類多翠朋上音也
種也大音六於謂下流用也角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疑九

口擊咽波上於見反吞一也巫覡師也下賢
纏思男覥反女曰巫覡也巫覡也
二水名韜隱上土高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十七
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第二十八
上以冬雪未降內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事第二十九
事第三十
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事第三十一
論第三十二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論第三十三
上在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第三十四